

CERAMIC AESTHETICS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UTY OF CHINESE
POTTEY AND
PORCELAIN

陶瓷美学

熊寥著

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陶瓷美学

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

熊 廓著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启亚
封面设计：毛德宝

陶瓷美学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 熊寥著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开本大32开 印张 7.25
(杭州南山路218号) 黑插105幅 字数140千字
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浙江省现代技术开发部电脑排版
浙江印校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1019-058—X/J·56 定价：7.90元

CAPSULE SUMMARY

This is the first book ever published in China probing from an aesthetic angle into the origination, development and inherent law of Chinese ceramic art.

Starting from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methodology, based on plenty of unearthed pottery and porcelain war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inking it with philosophy, literature, history,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painting, and other arts and crafts, the book expounds and proves the traits and essential connotations of ceramic aesthetic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uty of Chinese ceramics. The unprecedented discoveries in this book have made it a unique study in the field of ceramics.

As a pathbreaking scientific work, it may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book for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ong standing, for pushing forward the researches into aesthetics and Chinese history of culture, for establishing a new subject 'Ceramic Aesthetics', and for promot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ceramic theo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nc industry in China.

With a wide field of vision and profou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author in his book has presented quite novel arguments and provided sufficient grounds of theme. The book is logical and well—knit, and the fine style of writing makes it more interesting and absorbing.



THE AUTHOR

Xiong Liao is the only ceramic historian with doctor's degree in China. He has completed more than forty of thesis on culture and ceramic. His recently published treatises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FULIANG PORCELAIN

BUREAU,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TTERY DECORATIVE ART, THE ARTISTIC STYLE OF CERAMIC SCULPTUR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ARTISTIC STYLE OF GUAN WARE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TANG DYNASTY SHOWN IN THE UNEARTHED POTTERY AND PORCELAIN WARES, MACANG CLAY AND KAOLIN CLAY, CHINESE CERAMICS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won favourable commen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 TAO JI » (Ceramic Chronicle) WRITTEN BY Jiang Qi WAS COMPLETED IN THE YUAN DYNASTY has demolished the argument of Liu Xinyuan who holds that THE « TAO JI » was writte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discovery has evoked wide reper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has been highly appraised by dozen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amous ceramic experts. Dr. Xiong has attended a lot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ctivit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ancient ceramics researches. His academic reports THE ARISING AND DEVELOPMENT OF BODY-MAKING PROCESS OF ADDING KAOLIN INTO CHINA STONE, THE ARTISTIC STYLE OF YUA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RES, and THE SCIENTIFIC AESTHETIC OBJECTIVE OF CHINESE CERAMICS — NATURALLY FORMED BEAUTY have been coll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In addition, he has also translated some foreign works on ceramics including EUROPEAN PORCELAI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THE INVENTION OF PORCELAIN IN EUROPE, etc.

八五/23

序

邓 白

中国陶瓷美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是至今还未经勘探和开发的“处女地”；而它又是中华民族丰富多采、缤纷灿烂的文化宝藏，闪耀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辉，内涵之宏广，意蕴之美妙，体系之独特，以及火的魅力，艺的精巧，是一般基础美学或艺术学、工艺学所不能概括和不曾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

陶瓷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产品，它的特殊性、多面性和复杂的生产技术，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属性：它既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同时又是艺术创造；既是实用商品，又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尤其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成就卓越，影响深远，对世界文化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

中国陶瓷有一整套独特的制作方法，独特的表现技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必须对它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找出它的主要规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目前大多停留在局部的研究，不论考古、历史，或科技、美术，都孤立地各搞各的，互不结合，很难系统地掌握我国陶瓷的全貌。对于深入考证、综合、概括，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探索陶瓷美的规律和民族特征，提出研究成果的，则尚付阙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自从美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取得重大发展。且不说各家流派，各抒见解，

日新月异，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即以近代新崛起的各类美学——如“劳动美学”、“生产美学”、“技术美学”、“工艺美学”以及建筑、雕塑、戏剧、舞蹈、音乐等等各具特色的美学，正波谲云涌，层出不穷，扩大了美学的研究范围，反映了美学的新成就。然而，唯一具有丰富审美内涵和民族独特传统的“陶瓷美学”，却少人间津，未为学术界所重视，不能不引为憾事！

由于还没有现成的有关“中国陶瓷美学”著述和系统的理论资料可供参考，对于研究这门新兴学科，自然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要了解中国陶瓷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和它的审美特性，不能从陶瓷到陶瓷孤立地解决学术上的根本问题，而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陶瓷工艺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以及逻辑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等基本知识，并掌握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联系美学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见解。

陶瓷美学作为一门探究我国陶瓷工业的发明创造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专门学科，它的任务和作用，无疑是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不仅正确地揭示陶瓷美的本质、美的特征和美的理想等具体问题，而且通过它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当前产品质量的提高，为振兴我国陶瓷工业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熊寥，是浙江美术学院陶瓷美术史论首届博士研究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又在瓷都从事陶瓷杂志编辑工作多年，并以理论见长，有较好的写

作能力。他热爱陶瓷专业，尤其对陶瓷美学产生浓厚兴趣。刚来校不久，即与我谈起希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当即鼓励他努力探索，积累资料，逐步深入，为以后写作做准备。

这本《陶瓷美学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书稿，是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反映了他三年来的研究心得和独立见解。对这个选题经过长时间酝酿、推敲，抱着大胆探索而又认真严肃的精神从事著述，敢于突破前人不曾做过的尝试，从难、从严，以科学态度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运用大量可靠的出土实物资料，客观地进行分析论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和理论根据，在陶瓷界中尚属少见。

对于一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应有其一定限度的要求，不能象一部美学专著那样，洋洋数十万言，体系赅备，纲目周详，集诸家之学说，聚著论之精华，蔚成巨著。故在决定论文选题时，我作为导师，除同意他从美学角度来论述我国陶瓷之外，指出论文与专著有所区别，应重点突出民族特征，以传统审美思想为纲，来阐明中国陶瓷美学规律，不必包罗万象，面面俱到。

经过半年多搜集资料，准备素材，反复构思，多次修改，文章初稿共分八章，包括：“陶瓷艺术的起源及其社会土壤”、“意蕴之美体现了中华民族文艺基本特征”、“文与质相统一的美学旨趣植根于民族传统哲学”等，重点论述“艺术美”、“生活美”和“科学美”。并与各时期的经济、政治、哲学观念、文艺思潮、科技成就、民族习惯密切联系起来，把它看作是德性、人品的升华，潜移

默化的力量。最后归结到继承这一优良的美学传统，发扬我国艺术优势，以建设两个文明，振兴陶瓷工业为奋斗目标。

论文在 1988 年 6 月 6 日和 7 日两天，由我院聘请了北京、南京和杭州的陶瓷专家及我院有关史论的教授共七人，组成了答辩委员会，并由院领导主持，举行隆重的答辩会。因为这是一门新学科，讨论时比较热烈。会上有专家出于好意，提议把论文题目中的“陶瓷美学”改为“陶瓷美术”，避免自出难题。但在答辩时作者坚持自己的写作意图，认为题目不能改动。“陶瓷美学”和“陶瓷美术”，虽然只一字之差，而涵意则大不相同：由于陶瓷是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产品，相得则益彰，相离则俱失。它除了审美价值之外，还有经济价值，实用功能，是美的物化。至于它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更是超出了美术所能概括的范围，只有从美学角度来探讨，才能系统而全面地揭示传统陶瓷的卓越成就。虽然难度较大，但从学术出发，不能因为这是一个难题就不敢正视它而避难就易。当时我也支持作者的意见，指出陶瓷的特点与一般造型美术不同，如果只从美术角度来谈，不过仅接触到它的一个侧面；而对于科技的发明，生活和实用的功能，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影响等重要因素就会被丢掉。正因这个论文选题是属于新的学科，还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一切要作者从头探索，即使写得不够成熟，也是一次大胆尝试，仅这一点开拓思想，就值得加以肯定。事实上一般基础美学从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到现在两百多年，仍未能统一意见，有些问题还在争论不休，

各家流派各有不同观点。任何一种学术在萌芽或初兴阶段，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要集中有关专家和大量专业人才的智慧去完成它。但对于带头勇闯难关的人，这种治学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要不要探讨“陶瓷美学”，实质是敢不敢在开拓这块富于魅力的“处女地”承担失败的风险问题。作为一篇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宁可选择新课题而冒失败风险；但决不可避难就易，去写些人云亦云，别人早已发表过的论点，没有自己心得和创见，四平八稳的东西。

答辩通过后，作者加强了有关美学部分的论述，并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取得一致赞同。现在我院决定把这篇论文付印出版，约我写个《序言》。我作为导师，对这篇毕业论文，从选题到完成，经过多次审阅，是比较了解的；对熊寥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也比较了解。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内向型的人，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勤恳好学态度，生活朴素，刻苦钻研，工作踏实。不务浮夸，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凭空推测，不人云亦云。对古典文学有一定基础，文笔流畅，思路敏捷。对陶瓷史论及生产工艺，均较熟识。近年撰写过《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浮梁瓷局的设置与撤销》、《中国陶器装饰艺术的起源》、《高岭掺和瓷石制胎工艺的出现与发展》、《汉代陶塑艺术风格》、《元代青花瓷器艺术风格》、《从出土陶瓷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麻仓土与高岭土》等论文多篇，均以其正确的论证和独立的见解，受到国内外陶瓷专家们的重视和好评。另外，他还翻译了《欧洲瓷器史》一书，和《欧洲瓷器的发明》等国外

陶瓷学论文。现在他立志要写一部《中国陶瓷美学》专著，已初步拟就了编写提纲，准备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夙愿。本文只是他在博士毕业论文中所作的一个前奏曲而已。

值得提到的是作者论述我国陶瓷美学的民族特征，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落实到提高现有的陶瓷生产质量，恢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他强调：“认真研究、总结和继承中国陶瓷美学这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并吸收融汇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新工艺，充分发挥中国陶瓷善于表现中华民族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之特长，才能使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艺苑中重放异彩，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他研究陶瓷美学的主要目的。

中国陶瓷之所以不同于外国陶瓷，它的主要区别究竟在哪里呢？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能找出这个核心的奥秘所在，对于中国陶瓷美学的特点就可迎刃而解。作者抓住民族特征，作为揭示中国陶瓷美学的根本规律的核心，是十分中肯的。我国不少古代名窑产品，价重连城，蜚声寰宇，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华，表现着东方艺术特有的魅力，体现了传统陶瓷美学的渊源。离开民族特征，想探寻中国陶瓷美的本质，犹“缘木求鱼”，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要建立民族的美学思想，首先要培养民族自尊心，对民族文化产生高度的热爱，才能有真正的感情

和深切的了解。作者在这方面有坚定的信念，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不仅没有动摇过研究祖国文艺的决心，而且更加强学习，以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为己任。在他的笔下，处处流露出对祖国的一片真诚，对民族优良传统的深厚热爱，因而也具有内在的感染力。这是熊寥论文中一大特点。

本文对广大陶瓷工作者、陶瓷研究单位和美术院校陶瓷专业师生，有一定参考价值。目前有些年轻人，由于对民族文艺缺乏了解，妄自菲薄，给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看到我国陶瓷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就否定了中华瓷国的光荣历史，以为没有提倡和研究价值，因噎废食，甚至要和传统彻底决裂。希望读一读这篇论文，可能会得到启发，提高认识，起到良好的作用。

至于论文的水平和内容，自然不可能完美无缺的。这是一份毕业答辩考卷，有待于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不必我在此多说了。

目 录

导 语	(1)
一. 陶瓷美学的特点及其内涵	(5)
二. 陶瓷艺术的起源及其社会土壤	(30)
三. 陶瓷艺术的发展，凝聚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历程	(61)
四. 陶瓷艺术美——意蕴之美——体现了 中华民族文艺的基本特征	(94)
五. 陶瓷生活美——文与质相统一的美学旨趣 ——植根于民族传统哲学	(119)
六. 陶瓷科学美——自然天成——同民族传统美学思想合拍	(134)
七. 陶瓷艺术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显示了 中华民族融汇世界文化的能力	(146)
八. 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 振兴当代中国陶瓷工业	(164)
九. (附录) 中国陶器装饰艺术的起源 —— 同李泽厚先生商榷	(191)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ceramic aesthetics
2. The origin of ceramic art and its social circumstance on which it thrives
3.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ar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national aesthetic standards
4. The beauty of art in ceramics —beauty of artistic conception— reflec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5. Ceramic beautification of our life —aesthetic objective with the unity of the correct ideas and the fine embellishments — roots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nation
6. The beauty of science in ceramics — nature's completion— is in harmony with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 of the nation
7. The absorption of the external cultural cream by its ceramic art shows the Chinese nation's ability to assimilate the culture of the outside world
8. Carrying on the good tradition of Chinese ceramic art and vitalizing the present ceramic industry in China
9. Appendix :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ttery decorative art

导　　语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在英语词汇内，“中国”和“瓷器”（CHINA）是为一体的。中国陶瓷在美学园地里迸发出来的光辉格外耀人眼目，它既有薄如蛋壳、精巧剔透的薄胎瓷，又有浑厚古雅的皇皇巨制。中国瓷器的釉色之美更是五彩缤纷：不仅有晶莹清彻，精光内蕴的青釉器，而且有行云流水，蓝天彩霞般的窑变色釉，自然界中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色泽，通过中国陶工灵巧的双手，都幻化成迷人的瓷器釉色色面，加之，追求釉色之韵味，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瓷器，如美玉、如玛瑙、如宝石。中国陶瓷装饰技法之多，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既有在瓷坯上进行装饰的雕印刻划之技艺，又有在瓷胎上绘画纹样的多种表现手段，还有利用五颜六色的釉彩来进行美化的装饰技巧。中国陶瓷装饰纹样之丰富，更是举世无双。中国绘画史上所出现的种种艺术派别及其画风，在陶瓷装饰画面上都有生动而传神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化中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等绝大多数艺术部类都可从陶瓷装饰画面中寻觅到各自的踪迹，甚至中国书法艺术也可从陶器装饰中找到自己的发展脉络。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¹⁾一文中指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彩陶上已有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山东诸城发现的龙山文化陶器上有“畧”字及有柄石斧形的铭文⁽²⁾。据潘天寿先生意见，中国书法艺术的主要工具——毛笔，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匠师就

用它来绘画彩陶的纹饰：“吾国最早之毛笔画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之彩色陶器。此种彩色陶器，用黑色线条绘成，运线长，水分饱，线条流动圆润，粗细随意，点画之落笔与收笔处，每见有蚕头鼠尾，且有屋漏痕意致，证其为毛笔所绘无疑”⁽³⁾。

正如英国学者约琴阿·雷诺兹所论：“艺术的全部的美和伟大，就在能够首先获得非凡的形式，地方性的风格，各种各样的特征和细节”⁽⁴⁾。中国陶瓷正是凭借自己非凡的艺术形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不断地涤荡时光所撒下的尘垢，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辉，而为整个世界所倾倒。早在汉晋，中国陶瓷就随着丝绸向东南亚和东北亚传播⁽⁵⁾。到了唐代，我国陶瓷为世界所瞩目，印度、中亚和非洲一些国家，非常喜爱使用和收藏中国陶瓷制品。1854年英国考古学家伯来西斯（A·F·Bellasis）和理查德逊（C·M·Richardson）发掘当时印度的布拉明那巴德遗址，得到了一些唐代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残片。1910年及1913年德国人发掘中亚细亚撒马拉、喇及斯古迹，也获得唐三彩陶器和唐代邢窑、越窑瓷碗残片。1912年英国人发掘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同样出土了很多唐三彩陶片和越窑残器，其中还有刻着莲花、凤凰等纹样的残片⁽⁶⁾。宋代瓷器出口到今天的东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及东印度诸岛，远至希腊、埃及与欧洲各国。明、清两代，中国瓷器在国际上的身价有增无减。欧洲为输入中国瓷器，使金银库存空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偿还其宫廷进口瓷的费用，甚至把金银器皿都熔化掉了”⁽⁷⁾。一百五十多年前，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兰姆在散文《从中国古代瓷器说开去》中写道：“我对中国古瓷器几乎有一种执着的妇女之爱，每当我去探访名门巨宅，我首先要问的是收藏的中国瓷器，其次才轮到其它工艺美术和图画”。这是因为“皇室

或贵族占有瓷器藏品，是关系到他们的声望问题”⁽⁸⁾。直到今天，流散到国外的中国古代陶瓷制品，多为各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所珍藏，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品。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和陶艺家也千方百计地探讨或仿制中国历代名窑的精品。因此，研究中国陶瓷美学，研究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不仅有利于总结中国陶瓷制作的经验和艺术特长，而且对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 (1)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 (2) 转引自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
- (3)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第23页。
- (4) 约琴阿·雷诺兹《艺术讲演录》王宏建译，载《美学论丛》第六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 (5)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科林芝古冢出土了汉元帝初元四年铭文的中国汉代灰陶三足鼎（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越南清化省出土有中国汉代陶片，西贡博物馆收藏中国汉代陶器（日本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资料》第3辑）。英国人加得纳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哥打丁宜发现了大量中国汉代编织纹和重迭菱形纹陶片（《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报》18卷1辑）。韩槐准也在此地发现了深绿色釉汉瓷碎片和火度极高的篦划成简式波浪纹汉陶碎片（韩槐准《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1955年《中国学会年刊》）。南朝鲜忠清南道天厚郡出土了中国六朝时代的青瓷天鸡壶和四耳壶，在江厚道厚城郡清泉里石椁墓出土了中国六朝时青瓷羊（矢部良朋《日本出土的唐宋时